無計留春住

我寫「一九七八年春」

林佩芬

有一次在　國父紀念館看「王魁負桂英」，開場是一段大鼓做楔子。現代化族新的弧形舞臺上，立着位穿鳳仙裝，梳溜海、雙辮的姑娘；一陣鳳絲龍笛過後，她拏起鼓槌與木板，輕擊兩下，便啓朱唇，吐玉音；那印象給我一個很深的刺激。然後，戲開鑼了。那種金碧輝煌的硃紅輓緞上綉着叢叢綠色花鳥的「守舊」沒有了，重重的簾幕改成了千變萬幻的舞臺燈光；光艷的伶人抖一抖水袖，擺一擺雲手，於是，時間馬上倒了回去；那桂英姐臉上兩片斜長的胭脂夾住瑣瑤鼻，在急絃繁管密鑼緊鼓中飛舞着追趕着她負心的郎。故事在非常邈遠的時代，隨着胡琴的抑揚頓挫訴說一個無情的故事，美麗而蒼涼。

戲，演到了高潮，急急的琴絃拔高拔尖，淒怨中帶着無奈的幽厲，桂英的亡魂又是傷心，又是絕望，隨着音樂的尖叫而奔舞；王魁的雙眼則在驚怖中無所遁形。天理、人情高居上方，眼看着鬼魅與人影穿梭交織，在慘傷的燈光下悲鳴哀啼，不復可分。而後，一聲寂然，了却了一切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幕落了下來，全場一片通明，觀衆開始鼓掌，用如雷的掌聲把時間喚了回來；幕又徐昇，臺上的演出者開始謝幕……這時，我突然感到了一陣輕微的酸楚，是屬於這個熱鬧的世界以外的。

中國人的故事都是無情的；不管是胭脂淚，還是英雄膽。爲唱作俱佳的伶人們鼓掌喝采的觀衆不難從那幽艷神祕的氣氛中體會出隱藏着的人情世故。「負情」的故事比比皆是

書心

•動躍的心顆一是着感，書本一是着看
？動而何緣心的他：你訴告要者作位每此在
進你任，去撒籬與把要他？寫而何如書的他
•秘奧的底心他窺一，界世的他入

，但不見得每個人都有一座海神廟可以哭訴；處在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時候，也許眞有痴心的女子淚落尋短，也有偉大的英雄奮起拔劍，可是這畢竟是少數；平凡的大多數人通常都只有糊里糊塗的活下去。因此，我感到非常的傷心；戲已經落了幕，觀衆也早走得七零八落，而我却開始掉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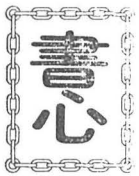
屈原、李廣、諸葛亮的故事又何嘗不是「負情」的故事？焦桂英只不過是千萬人海中的一名小女子，却具有了代表性的命運與個性，和屬於中國的一切。

回來的時候，走在月光掩映的紅磚路上；月影始終不離身左右，像一段千百年流傳着的古老的節拍，不住的廻旋着；然而，在這滿街的機車聲中，那黑空裏的明黃的月亮，像畫在「雪山圖」裏的大紅牡丹花，顯得極不協調；現代人的月亮是孤寂的、多餘的詩意，再好也帶着難堪的落漠和無奈。可是這月亮曾經是李白的白玉盤，曾經照過成吉斯汗颼烈的大軍，曾經有着五千年古中國的記憶。那一輪清輝亙古不變，無論是滄海，是桑田，月亮始終默然不語，獨自背負着時間的包袱；在月色中，我彷彿看到了舞臺上那古老的故事和現代的技巧間種種鮮明的對比。月亮如果有知，這種對比應該是更强烈吧？

走回屋裏，瘦白的枱燈在我的小書桌上發着冷冷的光，小屋裏透着靜謐的芬芳和書籍的潔淨；往常，我就在這屋裏燈下讀詩經和史記。可是這一次，我竟出着神呆坐了一夜，那種强烈的感覺揮之不去，縈廻衝撞着直到眉間心上，無計可消除，我覺得有話要說。

此後，將近有一個月的時間，我把自己關在小屋裏，寫下我的第一個中篇——「一九七八年春」。

然而寫作對我來說，並不只是「引發起哀憐與恐懼之情緒，從而使這種情緒得到發散」的意義；一重信仰，一個理想，一種使命，驅策的力量遠比情緒的發散來的沉重久長，所受到的煎熬的痛苦也更炙烈，甚而超出了一雙二十一歲的膀臂所能負荷的重量。「一九七八年春」只不過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它眞實的一面並不在故事的本身。我相信每一個人



的個性中或多或少的都具有「秦霜波」式的懦弱和猶豫；我更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加强像「言緗衣」式的爲自己的錯誤負責的道德勇氣；但我最關心的，還是「秦霜波」所置身的這「六十年來的中國」。我試圖從一個典型的舊式婦女的眼中來看六十年來中國的蛻變和演進，這個角度非常的狹窄，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部份人，一部份事，但却也是組成這個時代和社會的一份子。

雖然，這也是一個「無情」的故事，像「愴！愴！愴！」的鑼鼓聲中隱藏的一顆淚珠，又像是錦緞上織出的暈黃模糊的月；可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畢竟已經過去了，就像所有的故事都將成爲過去式一樣。也許在若干年後，偶然會有人想起一九七八年來，想起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曾經發生過的一個小小的故事……但這畢竟只是一個「偶然」，因爲人們應該把更多的時間用來迎接下一個春天，永遠是「下一個」的春天。

而我，更應該把更多的時間用來迎接下一個春天。寫完了「一九七八年春」，我不但沒有「吐出一口長氣」的感覺，反而想要說的話鬱積得更多了；像一把烈火，旦夕焚燒着烘烤着。使我無法不把熱焰寫到稿紙上去，讓自己眼看着筆下一行行的字在翻滾着、掙扎着，把自己變成了紙和筆的奴隸。然而，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成長和提昇，更是一種完成；我常認爲，每個人來到世間，都有他自己的任務，是與生所具，無可遁逃的；所以有人深入不毛遠赴非洲行醫，有人孜孜不倦要爲往聖繼絕學；那麼，何妨再容許多一個傻子，踽踽獨行而試圖嘶喊出遏阻不住的烈焰呢？

是初秋的季節，春天已經走遠了；「一九七八年春」自完稿到連載完畢，也彷彿已經離我很遠了，只剩下燒灼後的疼痛留在心裏。

寫到這裏，夜已經很深了，金波淡，玉繩低轉，窗外的風夾雜着細塞的秋雨，瑟瑟的打在窗紗上，我起身去關窗子，回來的時候，不經意的看到了案上擺着的「詩經」，便拿起來隨手翻翻；詩經裏的世界有一種開天闢地的氣象和理性的清潔，然而當我翻到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時，讀着讀着，竟又忍不住愴然淚下。